

非常经典

铭刻记忆的永恒，感化世纪的情愫，镶嵌岁月的晶莹，吮吸名著的乳汁，绽放属于生命灿烂不朽的思想之花。

被审判的女医生 (下)



[美国] 亨利·丹克尔

CLASSIC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非常经典

被审判的女医生(下)

(美国)亨利·丹克尔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经典/张兴主编. —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6

ISBN 7-5373-1405-5

I. 非... II. 张... III. 文学—作品—世界—青少年读物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1920 号

非常经典

被审判的女医生(下)

(美国)亨利·丹克尔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32 开

印张:2000 字数:20000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73-1405-5 总定价:5160.00 元(共 2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前言

铭刻岁月的灿烂，绽放思想的力量。采撷智慧的点滴，汇聚灵感的微妙。经典闪烁永恒的光辉，名著恪守信仰的魅力。名著带我们穿梭时空的隧道，追寻先贤的足迹，触击他们内心深处迸发的精神火花。尽情品味世界文坛浓郁的墨香，彻底释放世界名著永恒的青春，让我们在高于单纯的情感层面的灵魂世界，凝聚来自生命质地的坚韧、唯美、神奇和信念。感受世界名著的原汁原味，就在我们与您相伴的名著之旅。

在这套《非常经典》丛书中，共收录了近 50 位国外作家的百余部作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主题。会聚本套丛书的文学巨匠有莎士比亚、托马斯·哈代、查尔斯·狄更斯、雨果、儒勒·凡尔纳、巴尔扎克、莫泊桑、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海明威、泰戈尔、卡夫卡等等。大师们将文字编织起来的生活面貌、社会风貌、宇宙神秘，一一展现。我们透过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人、事、物以及存在着的万物时，看到的不是一种时代的距离感和空间的超越感，而恰恰是一种生命的责任感和参与感。对于人本身而言，我们所创造的奇迹和所犯下的罪孽，历史记载着，而我们怎样更好的共存，历史继续着。名著承载着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效应，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把名著作为一种精神升华，更重要

的是真实的思考与诚实的付出。相信青少年朋友们在体验名著的震撼时，一定能将人生的定义更好的诠释，并为自己的人格塑造和完善找到良师。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编 者

作者简介



美国著名畅销书作家亨利·丹克尔曾从事律师工作,他已出版二十四部小说。最近发行的著作有《全额支付》和重新出版的古典名著《哈罗威茨和华盛顿夫人》。

他曾在纽约和加利福尼亚的帕姆斯普林斯生活过。

《被审判的女医生》是亨利·丹克尔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在美国乃至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该小说的发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使亨利·丹克尔为更多的人所知道。

目 录

第二十一章.....	1
第二十二章.....	9
第二十三章	17
第二十四章	41
第二十五章	57
第二十六章	84
第二十七章.....	103
第二十八章.....	124
第二十九章.....	142

第三十章.....	163
第三十一章.....	180
第三十二章.....	200
第三十三章.....	212
第三十四章.....	233
第三十五章.....	250
第三十六章.....	266
第三十七章.....	282

第二十一章

伊夫斯态度生硬,不愿说出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吸毒的习惯,这反而倒验证了斯考特的疑心。如果熟知克劳迪亚习惯和状况的伊夫斯拒绝提供任何情况,在克劳迪亚死前一段时间同她接触的人或许不至于那么不通情达理。于是斯考特·凡·克里夫揣上从克劳迪亚医院病历上抄下来的她临死前住过的地址,来到曼哈顿下城的格林威治村,寻找那幢房子。

房子是一栋红砖砌就的老楼,位于西区八街以南,它看上去非常古老,像是一百年前一个有钱的商人为自家建造的私人府邸。

近年来,随着曼哈顿房租惊人地暴涨以及地皮的紧



缺,这种古老宽敞的私人住宅已被分解成单间的公寓,用给那些前来纽约、怀抱征服这座世界第一大城野心的尚名不见经传的作家、演员及其他青年人。

进得入口处,斯考特扫了一眼墙上的十二个名字,每个名字旁边都有一个门铃。去按写着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门铃估计无济于事,但试一下也无妨。斯考特按了下去。令他惊讶的是,蜂音器竟响起来,有人同意让他进入内厅。他走进去,爬上黑黑的楼梯。攀登了两层后,头顶上已见天窗,他见上面楼梯扶手上倚着个女人,朝下注视着他。

女人很瘦,五十来岁光景,黑发里已冒出青丝。面对一个按响已死去的房客门铃的人,她显然觉得疑惑并十分警觉。

“干吗?”她短短的一句话和声调透出她内心的疑虑。

“能问一下你是谁吗?”斯考特搭讪着开了口。

“这个问题好像问你才合适。”女人答道。

这时斯考特已登上三梯，面对着女人。她比他想像的还要高，极瘦，仍是一副满面狐疑的神情。

“我叫斯考特·凡·克里夫——”

妇人打断说：“我是班尼迪克特女士。这栋楼房的主人。说实话，我特烦你这种每天翻看讣告寻找空房子的主儿，像盗坟的似的。你应该随大溜，把你的名字张贴在十几栋楼房里，等着别人搬走就完了。这么鬼鬼祟祟到处寻摸死人，就像……就像……”她思索着确切的字眼儿，没找着，于是说出个“亵渎神灵。”又觉得用得不太贴切，便强调说：“对，是亵渎。”

“我来这儿不是找房子的。”斯考特对她说。

“不是？”女人愕然地问。

“我是个律师，代表——”

他还没道出当事人的名字，女人连忙说道：“律师的事我什么都不晓得，也不晓得财产的事。我只是看看她的房子需不需要来个大扫除，或哪儿上点漆，然后再重新



租出去。”

“我看一下那间房子你不介意吧？”斯考特问。

“干吗用？”女人问。

“随便看一眼，我保证什么也不碰。”斯考特说。

女人犹豫着说：“如果你只是随便看看倒也无妨，可里面什么也没有……”说着推开了她身后的一扇门。

斯考特走进房间后才知道女人讲的是实话。里面立着一个无门的衣柜，一袭印花布帘子疲软地拴在衣柜的一侧。除此之外，屋子里家徒四壁。没有一件家具，墙上也没镜子。空衣柜里毫无衣物的踪影。似乎此处已好久没有人住过。

“什么都没有。”斯考特喃喃自语。

“我跟你說什麼来着？没什么可看的。”女人说。

“一般情况下，某人死了——”斯考特开口说。

女人再次抢白说：“‘一般情况下’，但这个女孩可不一般，可怜的姑娘星期天早上死的，星期一下午，还没等

她死的消息公开出去，就来了两个搬运工。他们有一张法律性的信件，接着就一股脑儿把房间搬了个干净。什么都搬走了，包括他的衣服……”

女人突然打住。“你说你是律师。他的律师？”

“不是。不过告诉我‘他’是谁？如今在哪儿？”

“他在这儿住过，同她一起。俩人交一个人的房租。他们从不承认两人住，怕租金上去。这种事在此处见怪不怪。男的跟着女的住进来，女的跟男的住进来。像是玩音乐椅游戏，叫音乐床游戏更准确些。”

“你知道他是谁吗？叫什么？”

“不知道。他们要是在门铃或信箱上再写上一个名字，就得多掏租金。所以从不露姓名。至少他没露过。但他发觉他们把他的衣服连同女孩的一起卷走后，可着实发火了。”

“那两个搬运工有没有说谁派他们来的，把东西都搬哪儿去了？”



“没说，只给我看了眼法律文件。于是我就让他们在

房间里任意摆布了。”

“那个小伙子的名字你知道吗？”

“听别人叫过。她管他叫里克。”

“里克。”斯考特重复道，“没听说过姓什么？”

“没听说。”女人说。

“关于他的情况你了解吗？比如他干什么工作？有什么嗜好？”

“他只有一个‘嗜好’。”女人答道，故意把重音放在最后两个字上。

“吸毒？”斯考特问。

“我可不愿意嚼舌头，可我看得出苗头。”女人说。

“女的呢？”

“女的？”女人问。

“她也吸毒吗？”

“我说过，我不喜欢嚼舌头。”女人说。

“可你看得出苗头。”斯考特说。

“我从不议论房客，尤其是死者。我逢人就说，让他们把秘密带进坟墓吧。”她口气很果决，斯考特知道再追求这条线索将是枉费心机。

“这个……里克……你不知道他姓什么和以什么为生，至少可以说出他的长相吧？”

“长相……长相……。”女人沉吟着，“让我想想。他长得挺黑，但不是黑人，也不是西班牙人，就是黑，没准儿是意大利血统。二十初头，瘦得吓人。我最讨厌他的是他留长发，扎个马尾。有时从后面看还以为他是女的呢。要不是他个头高，光看他头发，你真分不清他是男是女。这年头，尤其在这一带……”她抱怨着。

“他名叫里克？”

“里克。”女人说，“这管用吗？”

“总比没名字强，但未必有什么用。”斯考特思索着说。“这是我的名片，万一他回来，让他给我打电话。”



“他不会回来的。”女人说，“万一的话，我一定转告他。”

“这事很重要。关系到一个医生的前途。”斯考特说。

“一个医生……”女人回忆着。“你说的是施托伊弗桑特在电视里提到的那个女医生？后来她也上电视进行了反击？是那个医生？”

“没错。”

“依我看，她需要个律师。”女人说。“这年头，医院医生都一个德性！我生病才不去医院呢！这年头。”

“一旦你听说那个小伙子的任何情况，打电话给我，行吗？”

“当然行，没问题。”

斯考特离开那个老旧的出租房间后思忖，倘若凯特被推上法庭，面对的陪审员都是这类女人，她可就惨了。幸好治疗不当的事已经得到解决。